

下楼迎朋友赴家宴,上楼时却吃了“闭门羹”

电梯停运,三人“被桑拿”

昨晚6点半,建邺区江南名府小区内有一栋居民楼的电梯突然停止工作,电梯内的三人险些要热晕在里面。半小时后,电梯维修人员仍然没有赶到,最后消防队员强行打开电梯门,把人救出来。

李先生家住江南名府小区的9楼,昨天他请朋友吃饭。傍晚6点多,他和儿子到楼下迎接朋友,三人一同走进电梯,进了电梯,就感觉到不对劲,“怎么今天电梯有点磕磕碰碰的呢?往上走的时候,一颤一颤的。”电梯到了9楼,突然就不动了,任凭怎么按开门的按钮,也没有反应。

电梯内没有空调,三人很快就汗流浃背。“糟糕,电梯肯定



是坏了,要赶紧报修!”他们试图按电梯内的报警按钮,可这个按钮也没有反应。

如此一来,三人着急了,“报警按钮怎么能坏呢?我们要是憋死在里面也没人知道啊!”电梯内手机信号不佳,他们尝试拨打电梯上的报修电话,两部手机根本打不通,唯一一部手机打通后也无人接听。

十几分钟过去后,由于电

梯门紧闭,气温升高,轿厢内的空气越发浑浊,三人已经感觉到呼吸不畅,情急之下开始用力敲打电梯的金属门,希望有人能听见。

幸好电梯外的居民听到三人猛烈拍打电梯的声音,帮他们找到物业公司的员工。物业公司也打电话联系电梯公司维修。可对方迟迟无人来维修,物业的员工一摊手,“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电梯钥匙只有电梯公司的人有,我们打不开啊!”

这一番折腾,李先生等三人已经困在电梯里半小时,他们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再不出去,我们要闷死在里面了,快点想办法!”公安和消防很快赶到现场,消防队员使用液压破拆设备,不到10分钟就把电梯门撬开,受困近40分钟的三人终于被救出来。

爬出电梯后,三人的衣服都已经湿透,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李先生介绍,这栋楼的电梯经常发生故障,也曾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不过把人困在里面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物业的员工也表示,“电梯老旧,我们会近期再和电梯公司联系,加强养护检查。”(张先生线索费60元)

快报记者 是钟寅

小院藏了30处违建

这里曾一次清出五六十车垃圾



执法人员正在拆除违建 快报记者 赵丹丹 摄

乌龙潭公园内,小桥流水,风景优美,可与公园一墙之隔竟然有处“三不管”院落,里面每隔几米就是违建,垃圾堆如山。昨天,鼓楼区华侨路城管对这里700多平方米违建进行了拆除。

从乌龙潭公园广州路门外的一条小路进去,是一片院落,这里除了6间平房外,几乎每走几米就有一处违建房,大的二十多平方米,小的只有四五平方米,足有30处之多。此外,一堆堆的生活垃圾随处可见,大的如小山堆一样,散发着阵阵恶臭,蚊蝇乱飞。

“这样的情况不是一天两天了。”华侨路街道城管科科长尤习明告诉记者,这里产权属于南医大,早年是南医大蛇山医专教学区,后来给了省人民医院做宿舍用,据他们了解,住在这里的医院职工不少搬走了,把房子出租,随后出租户在屋旁搭建违建,再出租给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违建越来越多,起码住了有上百号人。

尤习明称,这里没有保洁人员打扫,垃圾也运不出去,长期以来,垃圾都堆在角落里。他们去年7月和今年5月都曾来拖过垃圾,每次都是五六十车,甚至还发现过十几包粪便。

昨天,华侨路城管行政执法中队出动了多名队员,对违建进行拆除。“环境恶劣,安全隐患大,万一着火,后果不堪设想。”华侨路城管行政执法中队队长杨志勇说,7·28事故发生后,全区排查中,这处成了鼓楼区存在安全隐患的重点地段,所以他们和南医大以及省人民医院商量后,决定对这里的违建进行拆除,未来还要做综合整治。

他说,8月2日要求居民自拆,昨天来拆时,不少居民已经搬走了。到昨天傍晚,这里共拆除违建30处,面积达到700多平方米。杨志勇表示,通过一天时间先将违建房拆除,随后几天再把垃圾运送出去。

通讯员 许龙 刘文勇
快报记者 赵丹丹

小区十几辆车被划

车子越好损坏越严重



轿车车身上划痕很深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这么恶作剧太过分,一排十几辆车都被划。”昨天上午,恒盛家园的居民发现,小区西面停车场的汽车车身被人用锐器划坏,留下深深的划痕。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昨天上午8点,李先生到停车场取车的时候,远远就看到自己的帕萨特轿车上有一道白线,黑色车身上的白线特别显眼,“不会是被人把车子划了吧?我也没得罪谁啊!”走近一看,果然是被人用锐器在漆面上划过,从车尾一直到车头,有3米多长。

这时,陆陆续续有人来到停车场取车,不断有人发出惊呼,“我车被划了!”“谁把我车弄花了?”约有十几辆车被划。有一位姓吴的车主损失最为惨重,他的一辆别克君越轿车和一辆别克商务车都被划伤,轿车的划痕非常深,红色的底漆都能看到。

到底是什么人进行如此恶作剧?“这个小区是经济适用房小区,里面好车不多。这一排车里最高档的就是价值约30万的

别克君越,结果这辆车受损是最严重的。”李先生说。

记者注意到,李先生的帕萨特轿车价值将近20万,受损也较为严重,而其他价值在10万左右的家用轿车都是一道短短的划痕。此外,这排车里还有一辆厢式货车和一辆微型面包车,都没有被划。因此,有居民猜测,这个划车的人很可能是有“仇富心理”,越是好车下手越狠。

车主们统计一下,几乎没有

人专门投保划痕险,车辆重新喷漆,费用成了难题。

因为停车场没有监控,想找到划车的人不容易。但车主们认为,缴纳了停车费,物业应该赔钱。物业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小区约有250辆车,每辆车收取50~80元/月的停车费,被划的这几辆车都按时缴了停车费用,但赔偿和责任问题,车主可以周一再来和物业公司的主任协商。

(蔡先生线索费50元)
快报记者 是钟寅

民工坠亡后 工地还忙着施工

快报讯(记者 赵守诚)昨天下午3时许,在中央路玄武门北侧一幢商用楼,一名20岁左右的民工从10多米的楼顶坠落,砸在水泥地上,胳膊上的骨头都露了出来,后经抢救不治身亡。该民工被送往医院后,该工地竟然继续施工。

这是幢5层高的商用楼。楼下一辆黑色桑塔纳旁的水泥地上,有团塑料纸和布条,沾着血迹。围观的民工议论,“要是砸在

车顶上,或许还有救。直接摔在水泥地上,地太硬了,命恐怕难保。”

院内停车场管理员描述,坠落的小伙子瘦瘦的,个子不高,穿着拖鞋掉了下来。他们兄弟俩一起在工地上干活,发现弟弟坠楼,哥哥连忙跑下来,抱着弟弟哭喊。血流得太多了,弟弟脸上全是血,闭着眼一动也不动。一条胳膊摔断了,里面的骨头都露了出来。

随后,急救车将小伙子送到附近的中大医院。公安、安监、街道等部门工作人员很快到现场调查。原来,小伙子与他哥哥是在楼顶另一侧的工地干活,为了来拿什么东西,他俩走到楼顶西南侧,“那儿有中央空调的外机,旁边铺的彩钢瓦不结实,小伙子一脚踩上去,才掉下来的。”

下午约5时,医院向小伙子家属下达死亡通知书,闻知小

伙子已经死亡,众人都唏嘘不已。

听说小伙子所在的工地仍在施工,一名安监局官员气愤地说,“赶快通知他们停工,我刚才路过看到,工地上许多人连安全帽都没戴,安全绳也没系,真是拿安全当儿戏。”随后,几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派出所会商善后事宜。目前,小伙子坠楼的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钱先生线索费60元)

入室行窃 二楼坠下
他偷了一编织袋油盐酱醋

快报讯(记者 李绍富)“我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跑了,我伤得不轻,你们赶快救我。”前晚,下关新安西路,一男子进入居民楼盗窃厨房用品时,不慎坠楼受伤后,面对赶到现场的民警如是说。而男子被送去去医院检查发现,其伤势很轻,仅受了皮外伤。

前晚9点半左右,家住下关区新安西路24号附近一居民楼二楼的陈先生正在家看电视,突然听到厨房有异响,他便前往查看。“我进去一看,发现一名身高1米5左右的男子,从厨房拿了东西后,准备从后面小门逃走。”陈先生说,他刚想去追,结果听到“轰”一声响,男子从楼上掉下去了。

陈先生立即来到一楼,发现男子躺在围墙边动弹不得,他立即报警,并拨打了120。陈先生分析,小偷应该是从居民楼后的围墙翻进厨房的,因为他家楼后面有一堵比较矮的围墙,小偷翻上围墙后,可以从窗户翻入厨房。

几分钟后,民警赶到现场。男子很快清醒过来,并主动交代,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同伙逃跑了,并称自己伤得不轻,让民警赶快救他。随后,民警将其送至长征医院下关分院治疗。民警调查得知,男子是安徽人,今年50岁,当晚和另一老乡到陈先生所在楼栋行窃,他坠楼下,老乡却丢下他溜了。后来,有居民在附近巷子里找到了该男子与同伙偷来装在编织袋里的一些东西。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编织袋里装的主要是油盐酱醋等调味品。

经医院检查,男子只是受了皮外伤,是假装伤势很重。随后,民警将男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朱先生线索费50元)

健身俱乐部“歇业” 办卡会员要讨说法

“健身俱乐部怎么没打个招呼就关门了呢?”江宁区竹山路246号天吾健身俱乐部的会员们近来遇到麻烦:从7月下旬开始,健身俱乐部大门紧锁。会员们拿着健身俱乐部的年卡发愁,准备联合起来去讨说法。

李女士家住江宁竹山路附近,今年4月,她花1280元办了一张天吾的年卡,每周参加一次动感单车和舞蹈训练。前不久,她再去,发现健身俱乐部大门被链条锁上,屋内空无一人。透过玻璃门还能看到健身器材,但健身俱乐部电话却无人接听。

“怎么无声无息就关门了呢?”她注意到玻璃门上还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因为和房东产生一些纠纷,健身俱乐部暂停营业几日,目前正在积极交涉,等到正式恢复营业,会通过电话、短信的方式通知每位会员。“明明有我们会员的联系方式,为什么不早点发个信息,害得我白跑一趟。”李女士等了几天,始终没有收到健身俱乐部的电话、短信。

昨天,李女士再次来到这里,发现门上的告示还在,大门还是锁着,“健身俱乐部有1000多平方米,算是规模比较大的,总不该悄悄关门吧,我办的年卡岂不是要泡汤了?”

与李女士遭遇相似的还有百多名会员,陆先生还特意到派出所报案。可警方表示,这个是经济纠纷,应该打电话给工商局查询天吾的法人代表,与法人代表打官司。听到这话,他心里凉了半截,“年卡1000多元,打官司有点不值得,可这么多人被骗,天吾至少卷走几万元。”

陆先生告诉记者,天吾停业已近半月,这已经远远超过告示上所说的“几天”,俱乐部网络讨论版上很多会员正在商量联合起来去讨说法。会员们辗转联系到俱乐部的一个员工,他透露,健身俱乐部财务状况不佳,老板还欠着员工的部分薪水,会员们想要维权可能不容易。由于一直无法联系到健身俱乐部的老板,这位员工的话也无从证实。目前会员们正在和工商部门联系,准备联合起来向健身俱乐部讨个说法。

快报记者 是钟寅